書香的社會……

……爲自己爲國家要多讀好書

高希均

一

做一個教書的人，有很多的樂趣。其中之一是當自己讀了一本好書以後，正在納悶爲什麼它沒有引起大家重視時，忽然間社會上佳評如湧。這個時候，內心感到：一本好書是不會寂寞的。

這正是兩週來在聯合報航空版上我讀到周賢頌先生的專論與黃驤先生之譯文後的心情。他們二位都在評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福格爾(E. Vogel) 所寫的「日本第一」。

好書——中文的或外文的——並不是不常有。只是讀書的人不多，而讀了好書的人，有時自私的把它秘而不宣，有時沒有時間可以用心地來推薦。我們這些教書的人，如果自己寫不好書，而讀了好書以後又不肯公開介紹，那麼我們首先要責備的就是自己。

二

今年春天去蘇俄旅行前，我細讀了一位教蘇俄史同事推薦的一本好書：史密斯（Hedrick Smith）寫的：「蘇聯人」。這本書寫得太透澈入微，蘇聯政府拒絕了這位美國名記者再回去訪問。

暑假去日本訪問前，一位研究日本問題的同事要我細讀「日本第一」。儘管這本書把日本人與日本的制度描述得過份優秀，但作者的目的是要美國人學日本的長處，可說用心良苦。

當朋友們問我對蘇俄與日本的觀感時，我最誠實的答覆是：「最好不要聽取我的看法，最好是抽兩個晚上的空，讀完這兩本書。」讀完這兩本書，可以勝過我的行萬里路。我走馬看花式的心得，怎可比得上專家們多年來心血的結晶？

這使我想起在密州大學讀書時的一個親身經歷，一九六二年經濟系請了哈佛退休不久的名學者韓森（Alvin Hansen）來主講「財政政策」。但他祇准廿位研究生修課，輪到我註册時，已經滿額。我去看他，請他再准許增添一位。他坐在椅中，笑着對我說：「把我這本讀書目錄拿去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學問都在這十二頁中。」然後又慈祥的對我說：「我可以讓你來修這門課，但不要有太高的希望。我自己最嚴謹的觀點都在我的書中，而不在我的嘴上。」自此以後，我對「書」的重要有了更深切的體認。

我要提醒國內的讀者，在臺北的英文書店有Smith與Vogel的翻版本。臺灣的進步不僅表現在生活方面，也反映在國外的知識很快地傳遞到國內這一事實上。

三

暑假在臺北的停留中，我就深深感覺到：社會上不斷出現好觀念，好建議，好文章及好書。例如：

——李國鼎先生提倡的「延伸教育」。

——何懷碩教授等建議「文化部」的設立。

——宋楚瑜先生在「龍的傳人」演講中，提出的「有爭氣的國民，才有爭氣的國家。」

——魏鏞教授「科學、人才與現代化」論文集的出版。

這些觀點與建議值得大家熱烈的討論。

國內的大衆傳播界近年來在選取題材方面已經有長足的進步，如對「消費者保護運動」、「早安、晨跑」、「藝術歸鄉」等的報導。在雜誌方面，好觀點與好文章也常在「漢聲」、「中國論壇」、「時報周刊」、「綜合月刊」、「書評書目」等刊物上出現。

我希望傳播媒體還應當花更多的時間（如電視、電臺）及更多的篇幅（如報紙、雜誌）來討論建設性的提議。例如在文教方面：

①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就一直希望在南港建立一個國際水準的中型會議廳。

②紀政小姐代表體育界就希望有一個國際水準的綜合體育館。

③林懷民先生代表音樂舞蹈界就希望有一個國際水準的劇場與音樂廳。

④隱地先生建議成立一座文化大樓。

⑤我自己希望有一個廿四小時開放的大型民衆圖書館。透過大衆傳播的討論，集政府與民間的力量，這些希望應當不難完成。

四

在民主社會中，財富可以獨享，但知識很難獨佔！如果其他條件一樣，一個多讀好書、知識較多的人，大概比較容易有客觀的態度、開放的胸襟、進取的意願以及自知之明。爲自己，爲國家，我們都需要提倡讀書的風氣！

當哈佛大學的學生與家長責難學費太貴時，哈佛大學校長卜克(Derek Bok)據說是這樣回答的：「如果嫌教育太貴，那麼試一試沒有教育的無知！」

一個社會是在進步之中，如果在讀書方面：

——討論觀念的書，可以變成暢銷書。

——書評受到重視，書評家受到尊敬。

——送書變成了最受歡迎的禮物、買書變成了日常支出的一部份。

——青年人關心的不是如何應付考試，而是如何多讀好書。

——朋友們聚在一起時少談牌經、球經，而代之以討論好書與好文章。

——社會上熱門的話題不再是犯罪與離婚，而是新觀念與新建議。

我常常在想：世界上最動人的皺眉是在讀書苦思的剎那；世界上最自得的一刻就是在讀書時那會心的微笑。

讓我們大家一起以身作則來讀書、讀好書，把書香散佈在每一個角落，讓我們的社會變成一個書香的社會！（本文轉載自六十九年十月八日聯合報第二版）